

藝 文 叢 刊

南宋雜事詩_上

〔清〕厲鶚等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藝

文

叢

刊

南宋雜事詩_上

〔清〕厲鶚等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—— — — — —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南宋雜事詩/(清)厲鶚等著;葉子卿點校. —杭州: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, 2016. 1

(藝文叢刊)

ISBN 978-7-5340-4693-3

I. ①南… II. ①厲…②葉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I222. 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5)第307857號
—— — — — —

南宋雜事詩 (全二冊)

[清]厲鶚等著 葉子卿點校

責任編輯: 雍琦 霍西勝

文字編輯: 張金輝

整體設計: 傅笛揚

責任印製: 陳柏榮

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)

網 址 <http://mss.zjcb.com>

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

製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
開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張 14.875

字 數 234千字

書 號 ISBN 978-7-5340-4693-3

定 價 60.00元

如有印裝品質問題, 影響閱讀,
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。

點校說明

《南宋雜事詩》七卷，清沈嘉轍、吳焯、陳芝光、符曾、趙昱、厲鶚、趙信等同撰。

沈嘉轍，字樂城，生卒年均不詳，雍正朝中後期尚在世。能以詩世其家，與厲鶚交游甚密，厲鶚嘗刪定其遺集，付梓行世。吳焯（一六七六—一七三三），字尺鳧，號繡谷。性喜聚書，精於校勘，建「瓶花齋」收藏宋雕元槧和舊家善本，編有藏書目錄《薰習錄》三卷。符曾（一六八八—一七六〇），字幼魯，號藥林，官至戶部郎中。符曾以詩名於世，沈德潛、陳撰皆推服之，有《春鳧小稿》《半春唱和詩》等集行世。陳芝光，字蔚九，生平不詳。趙昱（一六八九—一七四九），字功千，號谷林。趙信（一七〇一—？），字辰坦，號意林。昱、信兄弟能詩善畫，聚書成癖，家築「小山堂」，藏書萬卷，號為浙中之最。厲鶚（一六九二—一七五二），字太鴻，又字雄飛，號樊榭，康熙五十九年舉人，乾隆初舉博學鴻詞科。厲鶚為清代著名詩人，浙西詞派中堅，有《宋詩紀事》《樊榭山房集》等書行世，《清史稿》有傳。

《南宋雜事詩》是一部詠史詩專集，爲補明田汝成《西湖遊覽志》《西湖遊覽志餘》之未備而作。作者均爲杭州人，七人各作七言絕句一百首，其中符曾多作一首，共七百零一首。《南宋雜事詩》以詩作加小注的形式，歌詠南宋皇都杭州城一百餘年的風貌。該書取材十分廣泛，徵引書籍近千種，舊史遺聞，纖細靡遺，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，是一部兼具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著作，對研究南宋歷史很有意義。

《南宋雜事詩》常見版本有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武林芹香齋刻本，道光九年扶荔山房刻本以及同治十一年淮南書局刻本。本次出版，以《四庫全書》本爲底本點讀，間核以芹香齋本，明顯的錯訛徑改不出校。整理過程中，參考了浙江古籍出版社虞萬里點校本以及臺北藝文印書館排印本，特此說明。另外，書前原有引用書目，對於研究頗有裨益，四庫本將之刪去，故今亦據芹香齋本予以補回，以便讀者。

查序

吾杭自建炎南渡，號稱帝都，雖偏據規小，顧歷七朝百五十餘年間事，亦綦蹟矣。其載在潛說友《咸淳志》者，視他書較詳，猶不無舛漏。余嘗欲就世傳單本，證其瑕釁而補其缺略，別成一編，名《武林備志》，炳燭之光，力未逮也。錢唐沈樂城、吳尺鳧、陳蔚九、符幼魯、趙功千、厲太鴻、趙意林，相約爲南宋雜事詩。大而朝廟宮壺，細及閭閻風俗，或取諸志乘，或取諸稗史，或取諸名家詩文集，一篇之中，或專舉一事，或連綴數事，網羅散逸，巨細不捐，人各成七言絕句百首，合七家之作，得七百篇焉。大抵絢者若霞錦，淡者若雲煙，領異標新，目不暇給。而今而後，於故都舊事可無舛漏之憾矣乎。綜其指歸，在補田副使《西湖志》之未備，洵田氏之功臣也。嘗考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「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，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」而爲言者也。張河間亦云：「小說九百，古秘書所掌，其流實繁。班氏刊之諸家，於以見王治之悉貫、小道之可觀。」然則雜事之什，豈世之雷同剿說、貴耳而賤目者所敢望其厓哉！昔劉後

村生當南渡時，曾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絕句，各選百首，而江湖派諸人如姜夔、趙蕃、師秀、徐照之流不在此數。以今擬古，殆將過之無不及也。觀茲集者，於事不厭其雜，於辭則味其醇，庶幾不失諸君立言之旨也夫。南書房舊史官查慎行序。

萬序

國史綜其大綱，野史補其缺略，然傳聞失實，不可盡信則一也。如《勝國愍帝遺錄》載「十七年三月甲辰，李自成陷昌平州，毀十二陵」，余核之，實止昭、定二陵。西山口天下大師墳，乃蒙古僧，朱竹垞《日下舊聞》辨之極明，屈翁山《謁陵》詩至指師爲建文君。夫有明事，其近者也，猶難信如此，況其遠者乎？南宋遺事如亦齋《桯史》、放翁《老學庵筆記》、東發《日鈔》、草窗《齊東野語》之類，皆記述詳核，近而可據，足以取信而行遠。茲武林七子，抗懷卓犖，偉然爲儒林藝苑中人，於千百年事協志搜遺，因事系詩，詩各百首，其詞淒楚沈冥，不堪卒讀。而上繫廟廊，下逮里閭，言外顯垂法戒，不當與《程史》《筆記》諸書永永傳信於後世哉？抑遺事之最巨者，莫如六陵，蘭亭後天章寺前，舊有冬青穴，今寺僧滅其迹爲寺地，酷烈不下於楊髡。姚江黃耒史嘗作《蘭亭尋冬青記》，七子以闡微發幽爲己任，其東渡錢唐一問之乎？九沙萬經拜手序。

章序

三十里西湖，侈說金牛故事；一百年南宋，爭傳泥馬新聞。業是偏安，勢同全盛。君臣佚宴樓船，則錦幕珠簾；士女駢闐燈市，則遺鈿墮珥。凌虛有閣，澄碧爲池。花繁靜樂之堂，樂奏載忻之館。泉於何冷，峰不能飛。儼愚叟之移山，類神人之驅石。若果舊殊可念，頻嘗五嫂之羹；奈何本已都忘，徒賽二郎之酒。雙勝之連環安在，漫夸聚景延祥；一杯之御醞未乾，但見埋魂委骨而已。嗟乎，西湖實水利之原，不專游覽；南宋有土崩之漸，何事奢華。無數離宮，過丘墳而指點；難忘勝地，對細帙以尋探。揭奚斯共與纂修，田叔禾別爲輯撰。或搜羅之未備，或委屑而不收，乃有群賢，用加博採，參百家之說以廣聰明，摘一語之奇而資吟咏。筆歌墨舞，劇當年鼓吹之歡；粉掠綃籠，供此日廣酬之料。絕句只廿八字，合斗奎列宿以羅胸；全集共七十章，開高孝盤游之生面。稗官野史，處處搜餘；斷簡殘編，時時覓得。二三盍各，寧嫌坐席之分；八九靡遺，具識行都之概。紀天寶之遺事，彷彿日下之

舊聞。爰補《志餘》，曷可少也。嗟乎，漢朝陵墓，晉代衣冠。松柏薪摧，梧桐葉落。以竹枝之逸韻，爲《黍離》之變風。極南宋所不堪，與西湖兮何涉。獨是一泓碧水，有情亦老之天；四壁青山，回首可憐之地。誰能遣此，尚忍言哉。章藻功序。

題辭

余往來錢唐久，心愛湖山之勝，每輕輿小舫，興至輒游，旗亭、酒旆、禪榻、龕燈，幾許低徊，雖數十年，歷歷在懷抱間。勝地之引人若是哉！今年從吾友尺鳧問交於功千、意林兄弟，因得讀諸君所倡和《南宋雜事詩》。凡百五十年之事，一一釋其顛末，遐搜冥索，析考而匯編之。如散珠在盤，貫係於絲繩之上，可舉指而便覽焉。其有功於茲土亦甚巨矣。余足迹半天下，每遇邦之士大夫，未有弗樂道其風土者，欲求其望古遙集如諸君者，各乎微已。清澗白長庚。

昔南宋孝宗朝京尹周淙曾撰《乾道臨安志》十五卷，書已散亡，其目僅存於馬氏《文獻通考》。後咸淳間京尹潛說友續撰郡志，通一百卷。雖後來之紀述周詳，然不可謂無所本也。余又從《通考》見有《西湖古迹事實》一編，乃紹興中錢唐進士傅牧所著，其體增廣楊蟠百咏，凡一百八十三目，今其書久寂無聞。古來載籍散亡，皆因後人無與流傳，遂使遺聞放失。閱久而有識者起，求其考究，已藐不可得。嗟乎！

古人何尤，斯今人之不幸乎！諸君賦《南宋雜事詩》，前以述古人，後以啓來者，此吾鄉之文獻也，詩云乎哉！胥山柴世堂。

杭地襟江帶海，即《禹貢》揚州之域，前此載籍未詳，至唐以來始稱佳麗。有宋紹興，肇建行都，依鳳凰山爲大內，而以西湖爲游觀之地，一時制畫規模悉與東京相埒。迨世易時移，所謂故宮遺址，只荒煙蔓草，動人悲涼而已。余曩時亦嘗憑弔，托爲詩歌，然止言其大概。今讀《南宋雜事詩》，巨細畢該，皆史乘所未備。不特其詩華妙絕倫，而後之留心往事者，亦藉以有考。顧余老且病，未得與諸君角逐研北爲可恨耳。東亭張奕光。

西湖當山水之區，南宋尚繁華之習。迢迢禹迹，比屋蟬連；膺膺周原，提封鱗次。一隅偏據，謂萬年長王之郊；半壁偷安，豈億載不遷之土。春深樓閣，到處雲煙，永日郊原，繽紛綺組。縱金人之辭漢，專事嬉游；任玉馬之朝周，惟耽歡宴。璧臺金屋，巖薛連雲，玉樹珠簾，爛爛耀日。昧新亭之極目，昵此湖山；忘故國之傷心，戀茲花月。乃竟處堂以燕，因之羅網於鴻。煙冷空宮，咽蕭蕭之暮雨；月淪古榭，閃瑟瑟之涼颼。烏乎！南渡君臣，甘忘社稷；中原父老，泣望旌旗。嘆麋鹿之來游，

俱爲昨夢；仍鳳凰之聳峙，知是誰家。輦道蒼涼，鞠爲茂草；歌臺闐寂，響答梵鈴。古樹婆娑，問遺松於何處；層厓矗矗，尚片石之孤蹲。凡彼舊聞，俱經紀載。疏花病葉，雖前事之增淒；剩水殘山，悵遺編之未備。淵雲墨妙，爰綴碎金；劉白詞妍，各飛片玉。愴離宮之三十六所，綜舊紀於百五十年。作者七人，無嫌盍各詩皆百咏，爲補遺亡。較記室之名篇，彼多挂漏；擬津陽之舊注，此更淹通。同里汪燊。

宋社既屋，南渡事迹俱湮。其雜見於志乘紀載諸書者，悉零梲子屑，缺而未備。予本鄞人，僑居是地，屢欲搜討，勒成一編，而遺文放失，秘籍莫窺，無已而閱市借人，掌題舌舐，迄今數易寒暑，尚未卒稿。蓋然糠擁絮，既苦寒瘠；抗塵走俗，又嗟鞅掌。挾幽隱而窮浩博，非獨力有所難，兼境有以奪之，洵非誣也。乃小山藏書充櫥，負櫬而諸君能於琴歌酒坐之餘，讀破萬卷，復取其有係於南渡以來諸書凡如千種，一一取而寓諸篇章。攝徂影於既往，傳散佚於後來，讀之皆山川風土、俯仰徘徊之感。以視竹枝楊柳，罔裨世教所云，虛車輪轅，飾而弗庸者，不大有間耶？昔杜陵以詩爲史，袁宏、左思以史爲詩，若諸君可謂能兼之者。自惟淺陋，不獲與擊戛筆硯間，而深喜聞見之可資於纂述也，因識數語於簡端。玉几山人陳撰。

吾鄉田氏父子，在明時擅淹貫之目。僉事公嘗同五嶽山人遍游武林諸山，撰《西湖游覽志》及《志餘》。觀者驚其繁衍，無敢異議，至朱竹垞先生著詩話，始有挂一漏十之誚。而比來耆舊凋疏，承學之士不暇深究，亦莫知竹垞先生之說爲何如也。同學諸君耻之，以南宋關於西湖甚巨，各爲詩以續《志》闕。如欽宗祔廟，而《志》云不祀。度宗爲理宗侄，而《志》云同母弟。淵聖梓宮，金人未經奉還，而《志》云楊髡發欽陵，只鐙檠一枝。有美堂在吳山，而《志》云在鳳凰山。蘇小墓在嘉興，而《志》云在西泠橋。富景園在百花池上巷，而《志》云白花蛇散巷。潮鳴寺高宗書東坡詩，而《志》云御製。三茆觀賜牛鼎本劉宋孝建物，而《志》云漢建元鼎。陸放翁《過聚景園》詩，而《志》云玉津園。白塔有二，而《志》以鎮南塔爲白塔。裏湖堤本白沙堤，而《志》云白公堤。此訂訛之最大者也。德壽宮在望仙橋，而《志》失載四地分榜額。張功父園在南湖，而《志》失載桂隱百果諸池館名。寶奎寺在石龜巷，而《志》失載見滄閣。張循王府在清河坊，而《志》失載喬木亭。楊和王府在癸辛街，而《志》失載流觴曲水之勝。他若陸親坊，《志》失載陳宗之故居。九里松，《志》失載俞商卿故居。蒲橋，《志》失載楊萬里寓居。白龜池，《志》失載朱少章寓居。靈芝

寺，《志》失載朱文公寓居。李博士橋，《志》失載李性傳寓居。清湖橋，《志》失載杜仲高寓居。水磨頭，《志》失載姜白石寓居。長橋，《志》失載鄭起水南半隱。七寶山，《志》失載王仲言寓居。西馬塍，《志》失載宋伯仁寓居。吳山，《志》失載廉宣仲寓居。此補亡之大者也。讀之雙眸豁然。經行處，輒興考古之思。惜竹垞先生已歸道山，不及見諸君之作爲僉事公一灑前說耳。同里金司農。

絕句體有咏史，論古事也；有竹枝，紀風土也；有宮詞，叙禁掖也。是編衆裁萃焉。其間警句屬對則有「堤上風開及第柳，山中春到狀元花」，「別拋柘彈驅鴉地，高綴金鈴放鴿天」太鴻，「落花總入南園去，越果新從項裏來」，「國事已荒藍貌鬼，南人惟恃黑灰團」尺鳧，「在昔曾聞呼冷盞，至今惟見說韓梨」功千，「紅頰香孩梳鵝角，青鬟嬌女簇牙魚」，「柳堤紅舫宣魚戶，暖殿春燈點蟹胥」意林。巧綴則有「醫身醫國皆司命，星陷無如奴僕官」，「識語何須憂鼎折，元勛一代在春秋」樂城，「岳家昔與張家并，今日韓家有賜田」，「江上竹光方快飲，庭前何惜碎生菱」功千，「牆西措大窮寒甚，只讀江東陸氏書」，「儒官諱道天飛電，祭酒應爲捕酒來」太鴻，「縱有迎康天賜兆，都緣貴相產重瞳」意林。幽艷則有「綠荷障子臨秋水，一穗疏花上草蟲」幼魯，「趙

家小景佳山水，畫上春衣雪色綾，「金錢買得秋多少，秋傍玉人雲鬢來」太鴻，「樓中妝點嬌兒女，荷葉新裁半臂紗」，「手把輕羅還絮語，每逢三月病懨懨」，「搵盡深閨兒女淚，玉釵何處寄相思」意林，「啼痕染就紅心草，誰葬金釵葛嶺東」尺鳧，「地上天宮春九莫，牡丹新插馬頭籃」，「胎仙尚與鳴皋字，故遣荒亭塑鶴棲」功千。悲楚則有「淒涼望斷中天路，朔雪橫空雁影稀」，「十景亭邊春事散，風光老去舊樓台」，「攢宮已建容車出，萬國齊簪白柰花」樂城，「誰知天上春生曲，流入金源總淚垂」，「遷客墨痕蕭寺壁，相逢生怕唱杭州」蔚九，「明月夜寒彈怨語，琵琶聲咽故宮秋」意林，「木波不斷幽人怨，梧葉聲中蟋蟀燈」尺鳧，「淒涼老抱東都感，猶譜金人捧露盤」幼魯，「檀板一聲雙淚落，無人知是李師師」太鴻，「歌斷紅兜楊鐵史，柳絲風漾不勝春」，「忍聽笛吹南來怨，三十六宮秋草寒」功千。巨麗則有「一尺繡茵塵不動，退朝禹步寂無聲」，「瓜果進來消永日，宮官小殿講中庸」樂城，「潮沙築得平如席，五輅新從大禮來」幼魯，「內門唱徹連珠諾，珂傘搖心促那行」功千，「因有宵衣難晝錦，白麻紅燭敕摛文」太鴻。嚴正則有「聞說相公多睡語，休將心學誤蒼生」樂城，「可知故鬼依新鬼，柘室前頭已奉安」，「不計本根江乘壘，空教保護劍門山」尺鳧，「芙蓉玉貌描添綫，休

遣君王怒淨師」太鴻，「名孫死節留餘美，難洗當初老鳳姁」蔚九。風趣則有「不信香山老尊宿，玉顏花貌坐蓮臺」，「從今閣下乘龍聳，莫解金刀與別人」尺鳧，「一盞鶴飛消渴露，軟屏風底笑夫人」意林，「齒冷虛無新拜號，太師竹倚一枝紅」，「郎君可是無金屋，畫取湖山近卧床」太鴻，「東風過了花飛盡，不及銷魂有粉兒」蔚九，「不道東風花有主，空教分帖野猫家」功千。雄壯則有「笳鼓滿城馳鐵騎，伯顏江上看潮回」樂城，「巫師但擊靈鼉鼓，更有何人賦大招」尺鳧，「白骨難爲補天石，太行久已不能山」蔚九。如畫則有「劈開礧石尋微徑，窗外江光一抹間」太鴻，「築得團蕉香裏住，野橋支杖一僧來」，「桃花數萬隨流去，恍在武陵源上頭」功千，「幾處桑麻村舍外，漁姑多住藕花洲」意林，「柳絲高颭紅旗小，蘭棹平移妓樂來」樂城。昔唐人有選句圖，余特標出，與覽者共之。趙殿成。

蒼山碧水思無窮，今昔池臺了不同。蟋蟀感秋吟敗砌，狐狸乘月睜離宮。西陵車馬青松下，南渡冠裳白塔中。手把此編和淚讀，斜陽蓑草自悲風。石倉吳允嘉。

回首西泠十二橋，雨花風葉恨蕭蕭。前身盡是江湖客，重剔殘燈話七朝。歙程鳴。